

夜先杯

20

我随身的小包里总放着半部论语，那是2013年3月随“于漪德育实训基地”一行老师赴浙江衢州文化考察时，导游送我们的。

在前往孔庙的途中，导游梅姐中气十足地背诵了《大同篇》：“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。选贤与能，讲信修睦。故人不独亲其亲，不独子其子。使老有所终，壮有所用，幼有所长。矜寡孤独废疾者，皆有所养。男有分，女有归。货恶其弃于地也，不必藏于己。力恶其不出于身也，不必为己。是故谋闭而不兴，盗窃乱贼而不行。故外户而不闭。是谓大同。”一气呵成，震撼了车上所有的语文老师。

然后，我们很好奇：一个三十出头的女子，何以因朋友的一个电话，放弃了故乡朝阳般的事业，抛家别舍地来到湿漉漉的衢州，当起了导游，大有“飞来燕子欺鵙”的味道。

她说，只是喜欢，只是向往。

常听一些导游喟叹，教师团难接，说多了，恐班门弄斧，贻笑大方，有时还免不了被刨根究底的尴尬。可她显得底气十足，从“衢”的来历，到孔子三千弟子，以及孔氏家族迁徙，历代帝王赐匾，如数家珍。

衢州孔庙素称南宗，具有700多年的历史。北宋末年，金兵南侵，宋高宗赵构仓促南渡，建都于临安，孔子第48代裔孙孔端友，负着孔子和孔子夫人的楷木像（孔子逝世后，为谢师恩，弟子们在墓前结庐服丧三年，子贡独为多守三年。此间，子贡采孔林的楷木，为老师和师母立

官氏精心雕刻一对像，后人称“楷木像”，离开山东曲阜，南迁至此，后敕建孔氏家庙，为宗庙。

庙内古木参天，殿宇宏伟，思鲁阁前的“先圣遗像”碑，据传为唐吴道子所绘，极为珍贵。整个古建筑群肃穆凝重，洋溢着浓郁的儒家文化氛围。

清乾隆年间冯世科记述：“衍圣公孔端友负楷木像扈跸来南，夜泊镇江。奉像舟覆浪中，有三神人逆流而上，得之江滨。公焚香祷谢，烟篆‘鲁阜山神’四字。”孔端友负圣像寓衢。后，城四隅建“鲁阜山神庙”以祷神功。圣像由孔氏南宗家庙珍藏。代代潜心保护。

随着梅姐出了孔庙，迈入孔府，眼前豁然出现半亩方塘，天光云影，杨柳依依，锦鳞游泳。忍不住拿出手机，定格了两只“白毛浮绿水，红掌拨清波”的悠然鹅。我突然羡慕起这池中鱼了，他们是名副其实的，“玩的是梨园月，饮的是东京酒，赏的是洛阳花”，浸润着文化之琼浆玉液，沐浴着儒家之温婉世风，要多优雅就有多优雅。驻足凭栏，我说不出话来，只感觉自己俗不可耐。

在演播室门口，梅姐招呼我们拿一下谱曲的《大同篇》，可以学着哼唱。我们虔诚地取了一张。

回家后，我把《大同篇》放在沙发前的茶几的显眼处，下决心等第一次模拟考试后，我要教孩子们唱《大同篇》。时至今日，一模早已结束，二模迫在眉睫，我再去找那谱子，已不见踪影了。

前些天去兄弟学校听课，离上课还有15分钟的时候，教室里已座无虚席。孩子们在课代表的引导下，吟唱了《将军酒》《满江红》，亢奋处，竟拍

案而歌。我们屏息凝神地谛听，仿佛置身肃穆的礼拜堂，进行心灵的崇拜。几曲下来，老师说，还有三分钟，要不我们再来一曲《呦呦鹿鸣》以表达我们对听课老师的热忱欢迎，我心头又一热。

那老师执教的是关汉卿的《一枝花》，恍惚间，我

觉得那老师就是一粒“蒸

不烂、煮不熟、捶不匾、炒不爆、响珰珰”的铜豌豆，在应试教育浪潮铺天盖地袭来时，有一身“响珰珰”的铮铮铁骨。

走在回家的路上，我想，我的学生会写构思新颖、文采斐然的文章，会按照答题思路做阅读分析而且表达得无可挑剔，可是他们不知道孔尚任的《桃花扇》，不会唱“呦呦鹿鸣”，不知道……

我又拿出包里的半部论语，虽然它只有邮票那般大小，可此时，我觉得它比天还大。

耳畔，又回响起梅姐抑扬顿挫的“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……”

读任溶溶先生《老上海的京戏戏院》，不免勾起我这个老戏迷的一

些回忆。此文谈的是当年上海专演京戏的六家戏院，这自然是不错的。但我觉得此文尚有遗憾，那就是还有一家戏院也演过京戏，就是位于戈登路（今江宁路）上的美琪大戏院。

“美琪”原不曾演出京戏，1945年抗战胜利，一度演了京戏，引起了轰动。那是因为梅兰芳复出在这里登台。那晚的剧目是《刺虎》。那天，恰好我也在场。

除了戏院，上海当时还有不止一家剧场演过京

老上海的剧场大京班

叶元章

市一百店）的大京班，规模最大、名气最响。1936年开

幕式十分热

闹。大京班由文武老生王少泉领衔，辅以旦角云艳霞、二路花旦花碧莲，第一天打泡戏为王少泉的《天霸拜山》、云艳霞的《贵妃醉酒》，以及云艳霞、花碧莲合演的《樊江关》。王少泉扮相英俊，且能唱。云艳霞宗梅派。花碧莲是粉菊花的徒弟，武功扎实。演出时观众掌声不断，直呼过瘾。当年，我不顾上班劳累，连看三个夜场，欲罢不能。

当时的剧场都小而精致，一般在500座以下。演员基本功扎实，大多是童子功，不论在哪个剧场，包括“大世界”那样的大场子，都没有麦克风，但演员的声音却能传到每个角落，任何一个座位都听得真切。

时过境迁，现在演京剧的剧场比以前少了，真希望能在剧场听到更多演员的真声。



让宣传栏专栏专用
胡海明

枝头白鹭

(摄影)

叶奇



不容易

李佳慕

吗？那得到几点？”

“中午到一点多，晚上一般要卖到八点多吧。”

“最好租一间门面，省得冬天冷夏天热的。”

“那样的话，挣的钱差不多就都交房租了。”

“唉，真是不容易。”

她的脸上绽出笑容：

“有很多人，懂体谅……”

“每个人都不容易。只是，有的可见，有的，除却天边月，无人知。最好的关系，就是懂你

的工作服已被汗水浸湿。在人们惊讶的目光里，他正用生命在抢时间。那一刻我暗想着：永远不因为外卖的迟来而发脾气。

一位大嫂，在十字路口等红灯的当儿，一个外卖小哥骑着摩托车从身边疾驰而过，黄色

的米黄色拉毛的外墙普普通通，门面不过两开间宽，一扇门、一扇窗，门边贴着“250年”的铭牌。

店铺平面形状像深深的口袋。推门而入，是外卖区，左边收银、点单、选糕点，右边取咖啡，再里面是堂吃区。这里的咖啡是分站着和坐着喝两种，价格也不同。

咖啡馆是多厅布置的。往里，左面是从头到底的主通道，分别通向右边几个小厅。主通道很窄，两边贴墙放沙发茶几桌椅，你需要在两旁顾客的目光中穿过。

我们落座尾厅，环顾四周，天鹅绒般紫红色是主色，沙发和椅面，大块的墙壁，都是红绒布，间杂着古老的玻璃书橱，小型雕塑和头像、满墙的老旧油画，顶上花枝般的吊灯，面前木质小圆桌嵌着大理石面。厅中挑着拱门，依然是红色，座椅各式各样十分精致，

紧凑地摆放着，恍如委身十八世纪，几分怀旧、几分奢华、几分低调。咖啡馆不大，座位和通道也小。我对它

“精致小店”的特点印象深刻。

曾读过《世界最美咖啡馆》的文

咖啡馆的味道

孙钢

它的品质、口味可谓讲究，但我更看重的却是咖啡馆的文化。咖啡馆是除了家庭、办公室之外的“第三空间”即公共空间。“去咖啡馆见面”，在欧洲流行了三百年。咖啡馆外坐着喝咖啡的人们，成为街头最靓的风景线。

这几天，我又想起了那家古希腊咖啡馆，我在想，我会选择站着喝吗？再想了一下，我大概不会，如果站在柜台旁一仰而光喝完就匆匆别过，岂不太亏了。记得当时对角的两位欧裔女士，背靠大幅油画和镜子，坐在绒红的典雅椅子上，神闲气定。至今我还享受着古希腊咖啡馆的那些时光，记得它的空间、过道、气味、光线、声音。我追求的不是一杯咖啡，而是咖啡馆的味道。上海人俗话讲“孵”咖啡馆，这一个“孵”字太传神了。

铜仁路南京西路，以前有家上海咖啡馆。依稀的儿时印象里，那里上档次，那里清静简洁宽敞明亮，那就是咖啡馆的“味道”。

拟得春灯附妙绘

江更生



自擂”的谜面。又如一幅《生煤球炉》，画面富有浓厚生活气息，主妇手执破蒲扇，使劲扇扇，炉烟缭绕，此画我则拟打巴金小说与郭沫若诗各一，谜底为《新生》《炉中煤》。还有一幅《老茶馆》，尽现冬日春申“茶馆

店”嘈杂喧嚷但又热气腾腾的场景，笔者遂以两出京剧作谜底：《宿店》《卖水》（注：作“陈旧的‘茶馆店’卖着茶水”解）。还有一幅《纤脚师傅》则更为发噱，这是老上海“混堂”（浴室）里司空见惯的景象，一位浴罢的客人裹着大浴巾，伸出一条腿，让“纤脚师傅”在其脚上用小刀剔除厚茧与老皮。据此情景，我设计了“打三字吴语二”的谜底，它们是“一脚去、老面皮”（注：解谜时，须读成“一脚/去老面皮”。一脚去，本义为“死亡”；老面皮，本义为“厚颜”）。

当然，也有一些谜，久猜而不中，只得自行揭底了。如画有两位评弹艺人的《说书先生》和一幅画有两只相遇小舟的《黄浦江上小舢舨》，前者要打四字成句，后者要求打京剧一出。谜底分别为“下上其手”（注：别解为“下手和上手”之意。评弹里弹三弦者称“上手”，弹琵琶者叫“下手”，犹如相声里的“逗哏”与“捧哏”）及《双摇会》（注：作“摇着橹的两只船相会”解）。

有幸获睹佳画，附骥配谜，且猥蒙同好错爱谬许，不敢沾沾自喜。愿借打油小诗一首对画家聊表谢忱，俚句为“风情历历绘前尘，活色生香写沪滨。拟得春灯附杰作，儿时旧梦画中循”。

其次，那些反映市井生活情趣的画谜，也颇受猜者垂青。例如有一幅《单人吹打乐队》，作者在旧时百货店“大减价”旗子背景下，画着店家雇来招徕顾客的一位左手击鼓，右手执号口吹喇叭的“洋琴鬼”（旧上海谑称奏西洋乐器者），我便将其拟作谜底为成语“自吹自擂”。

七夕会

罗马的西班牙广场，面对奢侈品街多蒂街，就是86号古希腊咖啡馆。

它米黄色拉毛的外墙普普通通，门面不过两开间宽，一扇门、一扇窗，门边贴着“250年”的铭牌。

店铺平面形状像深深的口袋。推门而入，是外卖区，左边收银、点单、选糕点，右边取咖啡，再里面是堂吃区。这里的咖啡是分站着和坐着喝两种，价格也不同。

咖啡馆是多厅布置的。往里，左面是从头到底的主通道，分别通向右边几个小厅。主通道很窄，两边贴墙放沙发茶几桌椅，你需要在两旁顾客的目光中穿过。

在这里坐着喝咖啡有点小贵，比起罗马满街一两欧一杯的浓缩咖啡，有点奢侈。提拉米苏是这里的好评之作，但一小块要12欧。那天，咖啡没给我留下什么印象，但它的装饰、风格、历史、个性，咖啡馆文化的“味道”却让我记牢了。

咖啡的门类、技艺、知识很多，

咖啡馆不大，座位和通道也小。我对它

“精致小店”的特点印象深刻。

曾读过《世界最美咖啡馆》的文

它的品质、口味可谓讲究，但我更看重的却是咖啡馆的文化。咖啡馆是除了家庭、办公室之外的“第三空间”即公共空间。“去咖啡馆见面”，在欧洲流行了三百年。咖啡馆外坐着喝咖啡的人们，成为街头最靓的风景线。

这几天，我又想起了那家古希腊咖啡馆，我在想，我会选择站着喝吗？再想了一下，我大概不会，如果站在柜台旁一仰而光喝完就匆匆别过，岂不太亏了。记得当时对角的两位欧裔女士，背靠大幅油画和镜子，坐在绒红的典雅椅子上，神闲气定。至今我还享受着古希腊咖啡馆的那些时光，记得它的空间、过道、气味、光线、声音。我追求的不是一杯咖啡，而是咖啡馆的味道。上海人俗话讲“孵”咖啡馆，这一个“孵”字太传神了。

铜仁路南京西路，以前有家上海咖啡馆。依稀的儿时印象里，那里上档次，那里清静简洁宽敞明亮，那就是咖啡馆的“味道”。

旅游